

蔡清富 编

亲情小品

友情小品

爱情小品

世情小品



qing zhi lü
san wen cong shu
情之旅散文丛书

顾问: 钟敬文

主编: 蔡清富

爱情

小品

qing zhi lü
san wen cong shu
情之旅散文丛书

顾问: 钟敬文

主编: 蔡清富

爱情

小品

〔津〕新登字(90)002号

爱情小品

蔡清富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永清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开本 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 4 $\frac{3}{4}$ 插页2 字数 69300
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6 000

ISBN 7-5306-1641-2/I·1467

定价: 5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入现、当代著名作家所写的一些情书、情文,也许因为都是其真实生活的体验,所以才如此的情真,情切,情动。

当然,现当代作家由于生活的不同,所表现的爱情方式可能有差异,但那爱情的力量却是一样的。

总 序

钟敬文

我系的蔡清富同志为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，主编了一套中国作家的“情之旅散文丛书”，出版社的同志和蔡清富同志邀我做该套书的顾问，我有责任为这套书说几句话。

本套书编选的作品，有写爱情的、亲情的、友情的、闲情的、世情的几个方面。每册书的前面都有编者撰写的序言，可作为引导读者阅读的向导。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几个口号，对我有着深刻的印象与影响，诸如科学与民主、个性解放、婚姻自由、文学为人生、用白话写美文等。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，无论我的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，都浸染着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乳汁。这套书的编辑，也正好从一个

重要侧面抓住了“五四”以来新文学创作的面貌——用美文表现人生。

一九二八年，我在《试谈小品文》中曾说过：“我以为做小品文，有两个主要的元素，便是情绪与智慧。平常的感情和知识，有时很可用以写小说做议论文的，移到小品文，则要病其不纯粹，不深刻。它需要湛醇的情绪，它需要超越的智慧，没有这些，它将终于成了木制的美人，即使怎样披上华美的服装。”这套丛书所选的作品，作家或者直抒胸臆，谈论人生，或者通过自己的亲人好友摄下人生的镜头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“湛醇的情绪”。由于作家抒发的是本人的真情实感，或描写的是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人和事，所以创作主体与描写客体在这里是融合无间的。读这类文章，如同跟亲人叙家常，好似与挚友促膝谈心，亲切动人，充满情趣，在情感的熏陶中，不知不觉地得到了人生的宝贵启示。我认为，创作主体、描写客体、接受对象的无间隔性，是人生美文的最大艺术品格，也是它之所以能产生强烈艺术效果的奥秘所在。

但是，在我们的新文学发展史上，有一段时间是相当地忽略了作家创作的主观情感因素的：只讲作家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兵打成一片，不讲作家的独特感情体验；只重视作家与阶级、与政党的关系，忽视作家与

亲人好友的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真心交流；看重作品人物的外部描写，轻视作品人物的内心世界。如果哪位作家着重抒写了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、人物的复杂性格、亲人友好之间的情谊，就有被指为“资产阶级人性论”、“企图用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客观世界”的危险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由于端正了思想路线，与在经济上开放、搞活的同时，作家的思想也得到了解放。我们要敢于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，尊重人的感情因素，我以为这是繁荣当今散文创作的重要条件。

尊重人的情感不仅有利于文艺创作，而且对促进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，也有很大的好处：爱人民、恨敌人，是革命的首要问题；提倡敬老爱幼、夫妻恩爱，有益于家庭的和睦与稳固；珍视友情、明晓交友之道，能使人的生活过得更加充实和美好；人与人之间讲友爱，就会产生一种增强团结的凝聚力；……

总之，无论是从总结文学创作的经验着眼，还是从认识文学的本质来看，无论是从繁荣文艺创作考虑，还是从对人进行道德观、人生观教育着想，这套丛书都是很有意义的，我愿意向广大读者推荐。

代 序

蔡清富

读现代作家的情书，给人感受最深的，便是现代作家通过自己的恋爱、婚姻事件，与封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鲁迅在青年时代，为母亲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，这是封建制度的罪过。但鲁迅爱情的火种并未因此而熄灭，与许广平结识后，他的情爱之火便越燃越旺，于是经过双方努力，他们排除了各种阻力，终于结为恩爱夫妻。鲁迅与许广平恋爱、结婚、共同生活“所经历的真相”，在他们的通信集《两地书》里，得到了真实而生动地反映。

陆小曼在没有遇到徐志摩以前，她本打算胡里胡涂、自暴自弃地了此一生的。自从在交际活动中结识了徐志摩，她像从“乌云里看见了青天”，一下子找到心灵

中的知己。徐志摩对陆小曼也是一见钟情，感到陆小曼是自己的意中人，他向陆小曼表示：“我大胆的承受你的爱，珍重你的爱，永保你的爱，我如其凭爱的恩惠还能从我性灵里放射出一丝一缕的光亮，这光亮全是你的，你尽量用吧！假如你能在我的人格思想里发现有些许的滋养与温暖，这也全是你的，你尽量使吧！”当时，陆小曼是有夫之妇，徐志摩是与张幼仪离婚再恋，他们的恋爱招致社会上某些人的非议。郁达夫指出：“忠厚柔艳如小曼，热烈诚挚若志摩，偶合在一起，自然要发出火花，烧成一片了，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，更哪里顾得到宗法家风？”（《怀四十岁的志摩》）经过多方努力，徐志摩与陆小曼终成眷属。他们的情书是他们的这挚热爱情生活的最真实的记录和见证。

庐隐是一位饱经忧患的妇女，她经过艰苦奋斗，才与郭梦良结为夫妻，但只在一起生活了两年，郭梦良便因肺病去世了，留下了孤儿寡母，庐隐的苦水只能往肚里咽。后来她与李唯建相爱，这对她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。庐隐在信里对李唯建说：“我来到世界上所经的坎坷太多了，并且愈向前走，同路的人愈少，最后我是孤单的，所以我常常拼命蹂躏自己。自从认识你以后，你是那样的同情我，慰藉我，使我绝处逢生，你想我将如何惊喜！我极想抓住你——最初我虽然不敢相信我能，

但是现在我觉得我非抓住你不可，因为你，我可以增加生命的勇气与意义；因为你，我可以忍受人们的冷眼。在这个世界，只要有一个知己，便一切都可无畏，便永远不再感到孤单。”请读他们的情书吧！你会被他们的爱火所燃烧。

在三十年代的青年作家中，有些人不明白革命与恋爱的辩证关系，曾出现过一种革命与恋爱冲突论。柔石与冯铿的宝贵爱情，就是在这种思潮下被埋葬了。女作家冯铿对柔石产生了爱情，但她硬是用意志克制着自己。冯铿致书柔石说：“坦白地告诉你：十天以来，不，自看了你的《二月》以后，一种神秘的、温馨的情绪萦绕着我，差不多每一件事物，每一个时间空间，我的心里总是充塞了这样不可救药的情绪，弄得自己简直莫名其妙，好像完全转换了另一个人！‘这就是恋爱么？为什么呢？’”经过反复思考，她竟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“在我们一辈子里，尤其是像你我这样过去深受了那种思想毒害的人物，所谓爱情，一定是离开群众的，神秘而玄妙的东西！”他们萌生的爱情之花尚未开放，便被“左”的思想偏见埋掉了：未等到爱情之花重新开放，他们就双双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。柔石、冯铿的恋爱结局令人遗憾。他们留下的情书，为我们研究现代作家情书史，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材料。

列夫·托尔斯泰在《艺术论》中指出：“艺术感染力的大小决定于下列三个条件：(1)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；(2)这种感情的传达有多么清晰；(3)艺术家的真挚程度如何，换言之，艺术家自己体验他所传达的感情时的深度如何。”优秀的作家情书所传达的感情，就最具有独特性、清晰性、真挚性，可以说是三个条件具备，因而也最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作家情书不同于一般的书信文体，它艺术地抒发作家的特定情思，情真意切，形象生动，有很高的审美价值，是一种有明显写作特征的情书文学。

有人说，有一千对情侣就有一千种恋爱方式。既然恋爱方式多种多样，写情书也决不会公式化、概念化。有的热情奔放，有的含而不露；有的心胸开阔，有的视野狭窄；有的看重肉欲，有的崇尚精神；有的文字老练，有的稍嫌稚气。情书尽管有种种的不同，但它作为抒情散文的一种，却有其显著的共同写作特点。

首先是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的合一性。

文学是用形象反映客观现实的，这客观现实包括社会生活、自然现象等。文学反映客观现实虽然要通过作家的头脑，但它描写的多是创作主体身外的客观世界。而情书则不然，它抒发写信人对所爱异性的思慕、追求，状写自己的情感体验，披开胸襟，随心倾吐。这

样，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就重合或合二为一了。

即使某些情书着重写的是创作主体思念的另一方或自然景物，这对方或自然景色也不是一般的创作客体，而是情人眼中的审美对象，其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的距离也是很小的，甚至等于零的。庐隐在信中是这样描写情人李唯建的：

我正像一个落水的难人，四面汹涌的海浪将我紧紧包围，我的眼发花，我的耳发聩，我的心发跳，正在这种危急的时候，海面上忽然飘来一张菩提叶，那上面坐着的正是你，轻轻的悄悄的来到我的面前，温柔的说道：“可怜的灵魂，来吧！我载你到另一个世界。”我惊喜的抬起头来，然而当我认清楚是你时，我怕，我发颤，我不敢就爬上去。我知道我两肩所负荷的苦难太重了，你如何载得起？倘若不幸，连你也带累得沦陷于这无边的苦海，我又何忍？而且我很明白命运之神对于我是多么严重，它岂肯轻易的让我逃遁？因此我只有低头让一个一个白银似的浪花从我身上踏过。唉，我的爱，——你真是何必！世界上并不少我这样狼狈的歌者，世界并不稀罕我这残废的战士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救起，而且你还紧紧的将我搂在怀里，使我听见奇秘的弦歌，使我开始对生命注意！

庐隐心目中的李唯建不是一个纯客体，而是她心目中的神仙，自己生命的拯救者、不能分离的恋人，此处的

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。

其次，情侣的特殊关系决定了情书的亲昵性。

“维弟，我的小朋友。好像天使般地和我交际吧！不然，我会哭，不断地哭。”这是女作家白薇写给诗人杨骚信中的几句话。这些话，好像“两小无嫌猜”的儿童戏语，亲昵、坦率。男女双方，只有处于亲近、处于平等的地位，感情才能得到交流，才有爱情可谈，社会地位不同的男女双方，一旦产生真正的爱情，这种悬殊地位就会大大缩小甚至消失。在一般人看来，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，但在马克思的情人、妻子燕妮看来，马克思只是她的“小心肝”“小天使”。她眼中的马克思只有“小”，没有“大”，他们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。鲁迅与许广平相爱时，一个是老师，一个是学生；一个是著名的作家，一个是爱好文学的青年；一个是中年人，一个是年轻女郎。但爱情使这种鸿沟由大变小，由宽变窄，最后消失，乃至二者重合。许广平对鲁迅的称呼由“老师”到“小白象”。这都显示出，相爱的双方都力图填平两人之间的壕沟，求得一种平等、亲近的地位，以便更好地交流感情、享受性爱的愉悦。

徐志摩在与陆小曼恋爱时，谈到他自己视角、感情的三种变化，他对陆小曼说：

先前我自己仿佛站得高些，我的眼是往下望的。那时我怜你惜你疼你的感情是斜着下来到你身上的；渐渐的我觉我的看法不对，我不应得站得比你高些，我只能平看着你。我站在你的正对面，我的泪丝的光芒与你的泪丝的光芒针对的，交换着。你的灵性渐渐的飞入了我的，我也与你一样觉悟了，一个新来的影子在飞的人格中四布的贯彻。——现在我连平视都不敢了。我从你的苦恼与悲惨的情感里憬悟了你的高洁的靈魂的真实际。这是上帝神光的反映，我自己不由的低降了下去。现在我只能仰着头献给你我有限的真情与真爱，声明我的惊讶与赞美。

头一种情况是俯视与同情，止于此境不会产生爱情。第二种情况是平视与情感交流，这是爱情的初级阶段。第三种情况是昂视与赞美，这里的昂视不是距离扩大，而是认识到情人品德的高尚，自己愿为之奉献“真情与真爱”，它是爱情深化的表现，人们的择偶标准，大致不外两个方面，一是外貌长相，二是内在品质。前者容易感知，后者较为隐蔽；只有从前者过渡到后者，爱情才能有稳固的基础。

第三，情书的特殊写作心境，促进了作者对世界认识的艺术化。

情书钟情，情书总是缘情而发的，它常常是作者在感情冲动的精神状态下挥笔的。这种精神状态，使他观

察细致、想象丰富、比喻新颖、体验深切，作者不经意的将其写出，自有一种迷人的魅力。

蒋光慈的诗歌、小说等作品，尽管思想性比较强，但在艺术上缺少含蓄性。而他致宋若瑜的情书，不少地方都有相当的韵味。“你接了我这次的信及兰花，心中异常快活；可是我久未接你的信，心中却很烦闷。……岂不是因为看了兰花之后，你领略了江南的春意？岂不是因为江南还有一个人把春的消息送给你来？……你的兰花开了吗？为什么她故意迟迟地开？大约因为她不愿意受我的领略？可是我要领略她的幽香，我却望她终能够受我的领略！”这里的兰花是双关的，它不仅是指植物兰花，更是象征双方的爱情。作者不直书二人的爱情如何如何，而用兰花是否开放代之，富有含蓄之美。

多情的郁达夫对令人陶醉的爱情，更有自己独到的体会。他在致王映霞的信中说：“从船埠头走回闸北来，满身晒着了和暖的春天的太阳，长空渺渺，也青淡得可人，我又想起了西湖，想起了你。‘像这样的时候……’我想，‘……像这样的时候，假如能够和映霞两个人在湖隄上闲步，那就是叫我去做皇帝，我也不干的，啊，映霞，此刻你在那里做什么事情？’我一边走，一边老是在这样的想着。”郁达夫宁愿守着情人而不愿意去

当“皇帝”，他把恋爱当作了人生的极乐世界。

男女相爱的理想境界是：双方都把对方当成神仙、美人，互为信仰，相互依托，心心相印，不可分离。你看，有一次庐隐上了西山，李唯建便有形影不离之感：

这两天我不知要如何才好。在朦胧的树荫中我听见你的低语，在冷静清晶的月光里我看见你的身影，在缓缓懒散的时间里我觉着你的存在，啊，姐姐，我要如何才好？

院中有玉簪花香，它引我来到你的面前，那时我沉醉于“你”里头，同时也沉醉于花香里；我醉了，几乎至于死，我不愿苏醒——一个美丽的死。

徐志摩也认为，男女相爱即是“两情的交流”、“水的交抱”，要互相给与，使彼此富有。如能做到这样，那就好像“明月穿上了一件轻快的云衣，云彩更美，月色亦更艳了。”热恋期间的情人品尝出来的这种爱情滋味，不仅使当事人为之陶醉，作为审美对象，也令读者欣赏到其中的艺术情趣。

梦境是情书中常出现的一种现象，相爱的男女双方彼此热切思念，使他们的头脑异常兴奋。白天的头脑活动在大脑皮层上遗下痕迹，晚上睡眠时这遗迹复活，它们自由地联系，于是便出现了梦境。苏雪林的爱人写信告诉她要到北戴河练习游泳，苏雪林读信后就做了个夫妻同游碧波的“睡莲”梦；陆小曼梦见徐志摩给她

“许多梅花，又香，又红，又甜”，乃至醒后她还不敢动，生怕赶跑了美梦。情书中的梦境是多种多样的，多数与本人的意愿呈顺向型，但也有呈逆向型的。呈顺向型者，使爱情锦上添花；呈逆向型者，给爱情生活插入虚幻的波折小曲，也不无情趣；如果是失恋者的逆向型梦境，那还有助于调剂当事人的心理平衡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
优秀的情书应当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，写信人向对方倾吐自己温情脉脉的衷肠；优秀的情书又是火力猛烈的燃烧弹，它能融化对方心中冷漠的冰块；优秀的情书是爱情的使者，它能叩开对方的心灵之门。